

记着我的爱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vibrant red headscarf and a light olive green jacket with a large, dark belt buckle. S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想你，在暮色里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我在等着你回来

平岩弓枝 著

记着我的爱

——想你，在暮色里

〔日〕平岩弓枝 著

宋一庙 译

记着我的爱

——想你，在暮色里

【日】平岩弓枝 著

宋 一 盾 译

责任编辑：宋彦宗

装帧设计：尹为民 端砚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市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200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册

ISBN7—80570—447—3 / I·142

定价：4.50元

内容提要

女作家平岩弓枝在日本家喻户晓，她所刻画的为爱而烦恼、为生存互相竞争的一群有血有泪的女孩形象尤受欢迎。

小说中的女主角亚津，是蒙上苍垂怜的幸运儿。她是个具有日本传统而又能够接受现代观念的新女性，她怀有诚挚的菩萨心肠，有时也会表现出坚强的一面，能够为了理想而执着不移。在陌生艰困的险恶环境里，努力不懈，终于跨过层层障阻，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颗新星。

在这个故事中，女主角的身边同时围绕着三位热情、英俊、杰出的青年，且都真心地爱着她，相互之间也都发生感人肺腑的真诚与友谊。对于男女之间的相互了解、体贴、关怀、细心、热情以及真诚等等，似乎也是维系两情相悦的不能缺少的条件——至于书中的亚津小姐是如何来作妥善处理与选择，三位男友谁能如愿，作者在书中都作了明确的回答……

目 录

1. 雀跃的音符..... (1)
2. 早 春..... (39)
3. 爱的宣言..... (79)
4. 命 运..... (116)
5. 初 夏..... (154)
6. 女 明 星..... (191)
7. 挫 折..... (227)
8. 结婚飞行..... (261)

雀跃的音符

1

两人第一次见面，确实双方都留下美好的印象。

一个周末的下午。

佐竹亚津终于来到了大冈美容室，从很早以前，她就很想来这里剪一次头发。

这间美容室位于六本木高级商店街的三楼，一、二楼都是贩卖外国一流名牌商品的高级店铺。在这幢二楼的深处，有一间气氛非常好的咖啡店。

大冈美容室正好是占了三楼的全部空间。

除了提供烫发、剪发、洗发等全套的美发服务外，还设有全身美容室。美颜室、和服室等专用房间。并且经常大作广告，以广招徕。

不仅如此，大冈和子美容室里，更拥有许多一流水准的发型设计师。

正在替亚津剪头发的是一位男性美发师。

剪发技术不只是外头传闻而已，确实是技术超群。

亚津并没有烫发。

虽然只是让头发自然地垂过双肩，但是剪发技巧的优劣，却足以影响整个脸型给人的感觉。因为如果剪得不好，头发的曲线会被破坏无遗。

当开始吹干头发以后，亚津就觉得这个发型一定剪得不错，头发快做好的时候，亚津从面前的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白色的衬衫藏青色的皮夹克、戴付咖啡色的墨镜，搭配得非常雅致，而且穿着牛仔褲的双腿也显得非常瘦长，令亚津印象深刻，他足足比亚津的父亲高出一个头。这位男士身旁正站着一个年轻女孩。

头发和亚津未剪之前一样长，也是清汤挂面型的。

“辻君，就拜托您！”

男士来到亚津背后，向拿着吹风机和梳子，正在忙碌工作的美发师说话。接着他又说：

“对不起，这里弄好了以后，能不能也帮这位女孩剪剪头发？”

被称为辻君的美发师，立即关掉吹风机的开关，转过头，听这位男士拍着身旁的女孩说：

“岛津老师说为了配合这次演出的角色，她的头发要剪短一点。”

“要剪多少呢？”

美发师一边看着男子旁边的女孩一边问话。

“嗯！约五公分左右……就象她的发型吧！”

年轻男士望着镜中的亚津回答。

亚津的头发长约过肩十公分左右，光泽亮丽，美发师正慢条斯理地梳着，然后回答：

“知道了！请等一下。”

美发师让这位年轻女孩坐到亚津身旁的椅子上，然后又继续帮亚津梳理头发。

这位年轻男士竟然就站在亚津背后，一直注视着镜中的

她。虽然亚津故意装作不知道，低头看着杂志，然而却无法不去注意他的视线。

头发吹好以后，亚津好象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到柜台去结帐。

当她走到衣帽间，取回寄放在那儿的外套时，那位男士不知何时竟已来到身边，而且很自然地帮着亚津穿上外套。问道：

“平常都到这里剪头发的吗？”

亚津也很自然地回答说：

“不，今天是第一次。”

“喜欢吧！”

“嗯！非常……”

男士笑容可掬地自口袋掏出剧场的门票。

“刚刚很抱歉，这是我们剧场的票，你刚才看到要剪头发的女孩，就是参加演出的女演员。如果方便的话，欢迎你来观赏指教。”

亚津两眼望着戏票。

“你也是演员吗？”

“不，只是导演的助手，这是一出很有趣的戏，我想假如有空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失望的。”

他轻轻地举起手来说声再见，又回美容室去了。

亚津搭乘电梯的时候，又再一次看看戏票。

上演的时间是下个星期六的下午二时。看着戏票上附带的宣传，知道它是剧团的公演，电视演员也名列其中。

只是免费得到贵宾席的票，实在是不好意思。

下个礼拜六的午后，亚津便来到那个剧场。

刚坐上位置，就有一个好象专为等她的年轻女孩走到面前。

“是佐竹小姐吧！”

她直呼亚津的姓氏，多少让亚津吓了一跳。

“大冈先生托我交给你的。”

她将白色的信封和节目表交给亚津后便离去。

信封并有一张便条。

谢谢您前来捧场。

演出结束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请您到大冈美容室的二楼咖啡屋等一下，我想听听您的高见。此致

佐竹亚津小姐 大冈敬上

亚津摊开节目表。

导演是这个剧团颇负盛名的剧作家。在导演的后面列了许多工作人员的名字。

导演助手——大冈新助的名字，在快到最后面的地方才出现。

开幕的铃声响起后，亚津紧张地全神贯注，望着舞台。

戏结束后，亚津就照着大冈所说的，在六本木的咖啡屋里等着。

亚津大概等了二十分钟，大冈新助才来到约定的地点。

“抱歉让您久等了！导演有些地方要指正，所以才……”

首演之日，导演会找机会趁着空档，对于演员的演出、照明、效果等不满意的地方，详作一番订正与指示。

虽然亚津很喜欢看戏，但对内部的作业情形并不甚熟悉，所以对大冈的谈话内容深感兴趣。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听他说了一些话之后，亚津不禁问道。

因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不记得曾经告诉过他名字。

“我看了美容室的登记簿。”

他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大冈美容室对于第一次光顾的客人，都会登记其姓名和住址。

“那时佐竹小姐说是第一次来的，所以我立刻去看了一下来宾登记簿。”

接着他取出名片。

“我叫大冈新助。”

“节目表中有写。”

“啊！你看过了呀！”

他笑的样子，让人觉得很亲切。

他似乎是一个笑口常开的人呢！

“你是学生……”

“春天的时候刚从短期大学毕业的。现在在一所专门以美国人为对象的诊所里，担任挂号的工作。”

那是在六本木的偏远地区。

“什么时候轮休……”

“星期三和星期六只工作半天，星期天放假。”

“那么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或者星期日便可约会啰……”

“不，星期三下午和星期日的上午，我都要去上英语会话课，所以……”

亚津自中学以来就非常喜欢英语，短期大学读的也是英语文系，所以从那时开始就在别的地方补习英语，到外国人

去看病的诊所工作，也是为了提高英语能力。

“那么，在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再见个面好吗？当然要看你的时间是否方便。”

亚津应允他的邀请。

到目前为止，亚津还没有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每天只是往返于根津的家和六本木的诊所之间，所以偶而有些点缀生活的乐趣也不错。

约会的事情，一直都是由大冈新助打电话过来联络的。

碰面的地点，一定都在大冈美容室的二楼“夜来香”咖啡室。

约会的那一天，亚津穿着她认为最时髦的衣服去赴约。

衣服较一般昂贵。

穿着较正式的衣服、裙子，对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孩而言，是略为老气些。然而由于质料是高级的维汎基诺（美国电影明星）、飞利浦·普妮式的型态，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庸俗。

因为上衣大多是白条纹的衬衫，

亚津为了看起来不落伍，所以也同时准备了一件丝质的罩衫。

亚津是一个很懂得打扮的女孩子，她所买的配件，如皮包、皮鞋，一定都选用高级品。

化妆方面她一向主张自然就是美，因此只有薄施脂粉，但对于手脚的保养却极端重视，粉红色指甲油一直是她爱用的颜色。

到“夜来香”咖啡屋的，都是水准较高的客人，年轻人通常是付不起这种高消费额。

因为一杯咖啡就要日币八百圆。

六本木到处都有比“夜来香”消费便宜的咖啡屋。

而亚津看起来与“夜来香”的气氛，也很相衬。

到这里来消费的女性顾客，大都是三十岁前后的职业妇女，为了洽谈公事，或与人约会。

亚津非常羡慕她们那种在工作过后，到此喝杯咖啡，抽根烟的闲情生活。

她常想到底何时自己才能过着那样的生活呢？

大冈新助也是一位和“夜来香”的气氛很相配的青年。

平常工作的时候，大冈的穿着通常是毛衣配件牛仔裤，有时也套件夹克。但遇有约会的时候，他总是很正式地打扮，穿西装打领带。

颜色的选择也不全是灰色系统，大冈的穿着是属于摩登新潮型的。譬如桔色的上衣，苏格兰格子的宽松长裤，或黑色系的组合，都是非常适合他的打扮。

彼此间谈话的内容也很丰富。

而且大冈的英语能力也极强。

当他上大学英文系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到伦敦留学两年。

“偶而岛津老师会从日本到伦敦来看戏剧演出，我就是那时碰到他的。”

岛津老师就是现在新助所属剧团的负责人。

“经由别人的引介，才为岛津先生做口译工作。”

“在伦敦上演的大小戏剧，我都要陪着他一起去看，甚至为了看莎氏比亚剧，我还与他远行到斯德拉得佛哪！”

“在这之前，我对于戏剧本来是没有多大兴趣。但经由此，竟然渐渐感到兴趣，尤其是被导演的工作深深吸引。”

“这大概也是一种缘份，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剧团工作到现在。”

“我妈妈本来希望我当个外交官，或到航空公司、贸易公司去工作，选一个较体面的职业，结果我却令她非常的失望……”

“导演的助手也不错呀！这是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呢！”

亚津对于朝九晚五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的白领阶级，并不具有好感。

亚津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每天都固定地从根津的家到神田保町自己所开的书店工作。

“象你持有这种看法的女孩实在很少。”

新助说着。

“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嫁给循规蹈矩，以家庭为重的丈夫。”

“事业与家庭兼顾，一直是我的梦想，至少也得在结婚前试试自己的能力，虽然并不一定能有很好的发展，但尝试一下总是好的呀。”

亚津还没有确定的目标，而到底自己想做什么？也还一片茫然。

只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年轻的岁月里，谱上一页美丽的乐章。

“假如是你，总应该可以办到吧！”

每次约会一直都是由他付帐的。有时亚津也想表示一下。但在“夜来香”咖啡屋里，大冈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喝完咖啡后，大部分都会去看场戏，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剧场，有如过江之鲫，所以有公演可供观赏。

剧场的戏票一向都由他准备。

演出结束后，大冈都会送亚津到地下铁车站，然后才道别。

亚津的家就在千代田线的根津附近。

房子是普通的木造房，在二楼上，亚津与弟弟平吉各有一个房间。

全部都是榻榻米的日本式房间。

饭厅里备有日本式的被炉，父亲大都躺在那儿看电视。

母亲千枝子很喜欢编织衣物，所以一到了秋天，她就开始为全家打毛线衣或背心。弟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房间里用耳机听英语录音课程。

亚津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换衣服，先将罩衫挂到衣架上，换上牛仔裤，再套上母亲编织的毛衣和缝制的小棉袄。小棉袄是条纹布衬着薄棉，再加上黑色的斜襟，颇有小市民的另一股俊俏模样，如此穿着的亚津与出现在六本木“夜来香”咖啡屋中的样子，几乎完全两样。

把脚伸进被炉中，喝着粗茶，吃着装在盘中用金叉串起来的圆子。

大体而言，这个家庭的气氛，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自在的。称得上是极为健康爽朗的平民生活。

但亚津对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满足。

在这里既听不到英语，更没有钢琴的声音。

“假如结婚的话，我一定不要住在象这样的环境里。”

星期六的下午，亚津上完英文课后，顺便绕到同样住在根津的驹子阿姨家，并向驹子阿姨说了上述的话。

她在年轻的时候，因非常喜欢舞蹈，就立志当一名日本传统舞蹈的演出者，后来由于双亲反对，她就离家出走到新

桥当一名艺妓。

在那一段时间里，她醉心于歌舞，所以也就到关西重新学习，即使现在已年过四十，在舞蹈界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她在三十岁左右结束艺妓生涯，在根津开了一间名叫“秋草”的料理店，虽然她看起来并不具有做生意的才能，但却经常顾客盈庭。

大概是因为没有结婚的关系，看起来总是较实际年轻了许多。亚津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阿姨。

“那么，你喜欢住在什么样的家庭呢？”

星期天料理店不营业，所以驹子穿着一件结城织的长棉袄，躬着身子边剪脚指甲，边和亚津闲聊。

“一间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摆上一套黑色的沙发，到了星期六就煮咖啡、烤蛋……然后望着窗外满植花草的庭园……”

“那样的话，会累死人的哦！”

驹子笑了起来。

“最适合人的生活，应该是偶尔可以放松自己，想睡的时候就睡，打破固定型态是最好的！因为生活不是过给人家看的呀！”

“要将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心里不是很舒服吗？”

“偶尔用英语互相交谈一下，或者听听唱片。”

“那样一来，你的先生一定会离家出走。”

“外国人不都是那样生活的吗？”

“就算是外国人也会躲在外头不敢回家的，因为回到家里还得继续戴着假面具演戏，多累呀！”

亚津对驹子阿姨那种无法应付男人的想法，不禁露出自信的微笑。

“也许阿姨那时候的男人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同了哦！”

“古往今来都一样的啦！”

“事实上现在就是一位跟以前不一样的男子。”

看到驹子阿姨惊讶的脸庞，亚津更加得意。

2

大冈新助在下午六点离开剧团的办公室。

走路到地下铁千代田线的乃木坂车站。

“一起去吃饭？”

半路上遇到剧团同事的邀约，大冈很难得的予以拒绝了。

“不行，今天有事。”

“是不是约会呢？”

“不，没有的事……”

从办公室走到代代木上原车站，大概不用二十分钟。

车站前是商店街。

以前这里只是小田急线的一个小小的车站，自从地下铁千代田线也并入其中之后，整个月台就变宽了，连车站的样子也全部重新改建过。本来只有慢车才会经过这里，现在快车、特快车等也都停靠此站。

车站的模样也完全改观了。

而且增加了许多新开幕的商店。

但是只有月台部分的客人较多以外，这个车站的乘客数量还是不见增加。

到商店街购物的客人，大都还是当地居民。

大冈到超级市场买些煮甜不辣的材料，再到蔬菜店采购一些萝卜、菠菜和蕃茄。

抱着大包小包爬上斜坡，总算走出了井之头这条街。

穿过道路约走五分钟左右，便来到一间又小又旧的古洋房。

是一栋没有电梯的三楼建筑物。

当他从信箱取出邮局送来的晚报和广告传单时，老太太管理员就从自己的房里探出头来。

“今天好象比较早呢！”

于是新助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今天只有早课而已，怎么啦！”

“早课？”

“只公演一次，演到中午。”

“啊！新节目的观众一定比较少，常常只演一回。”

“并不是这样啦！”

“但象歌舞伎什么的，每天至少也演出两场呀！”

新助本来想说观众的层次不尽相同，但是怕继续说下去，会跟爱说话的老太太纠缠不清，所以就算了。

“嗯！戏剧也有各种型态呀！”

由于新助的腿很长，所以爬楼梯的时候，一向都是两阶并成一阶，来到三楼，正好楼梯边的房间门口，就挂有大冈的门牌。

门牌并非近来新建的高级洋房，所悬挂的那种铜铸门牌，只是一块很普通的木牌，而且显得非常古老陈旧。

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里面，玄关的右边便是厨房，桌子是张台式的，旁边有两把椅子。

桌上摆着今天早上吃过的碗筷，依旧脏兮兮的放在那儿。

“妈妈也真懒。”